想起锅盔

■张伟

离开陕西关中老家三十年了，乡音未改，思乡之情也随年龄增长而愈发浓烈。

有人问我：“听你的口音是陕西人，一定喜欢吃臊子面吧。”我会说：“我是正宗陕西人，不仅爱吃臊子面，锅盔也是我的最爱。”

锅盔，又叫锅魁、锅盔馍、干馍，取麦面精粉，压秆和面，浅锅慢火烘烤。“陕西十大怪”中，其中有一怪为“烙馍像锅盖”，指的就是锅盔。

记得我刚上学时，由于学校离家较远，常常背着馍馍充饥。夏天，天气炎热，馍馍容易发霉，有时候馍皮上有很多霉点，只能把馍皮剥了吃。冬天就更难了，馍馍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根本啃不动。有好几次，我只能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去烤馍馍。那时，在火炉子上烤馍馍吃，再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真是无比幸福。

上学吃饭的难题，后来被母亲知道了。她烙锅盔，让我带到学校吃，说：“锅盔松软，香酥，好吃，好放。”从那以后，她在蒸馍馍时，总会留一点面，烙成一个又大又圆的锅盔，再用刀切成小块，让我第二天带着去上学。

我在西北边疆从军后，曾多次回老家探亲。每次回到家，母亲总说：“儿子，在外面工作忙，很辛苦，又瘦了……”

1995年8月，我从军校毕业，在家里短暂地住了几天。母亲整天忙忙碌碌，做了上顿饭，就想着做下顿饭，变换花样做我喜欢吃的饭菜。当然，更少不了锅盔。

我走的那天，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了。揉面，擀锅盔，拉风箱，厨房里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在炕上躺着，听到母亲不住地吸鼻子。

烙锅盔要烧麦秸。锅盔又大又厚，要小火慢慢烤。烟雾缭绕中，我看到母亲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她一会儿用袖子抹眼睛，一会儿用围裙擦眼睛，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娃要出远门，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娃最爱吃锅盔……”

那天，母亲把我送出家门。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拿起行李径直往前走。当我翻越了几道沟，又过了几道山梁，回头看时，发现她在身后的山坡上望着我。她竟跟着我走了好长一段路。我挥手示意她回去，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天晚上，我坐上西去的列车。上车后，我打开母亲给我带的吃的。当看到锅盔时，我的双眼又一次模糊了。

到部队不久，我去西北大漠援建地方输油管道工程。两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大哥来信，信中写着母亲去世的消息。

那次离别，竟成为永别。我未尽一点孝心，更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成了我终生的痛和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今，再也吃不上母亲做的锅盔了。想起锅盔，就想起了家，更加想念母亲。

亲情菜单

格桑花开

■周燕虎

两情相悦

“真正的男儿，你选择了军旅；痴心的女儿，我才苦苦相依。世上有那样多的人，离不开你，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自从认识王飞，李敏已经记不清听了多少遍这首歌曲。每一次，她都会回忆起和王飞相识、相爱、相望、相守的一幕幕情景。

（一）

“李干事，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呗，是我以前在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你。”2014年的一天，李敏接到了一位已毕业学员打来的电话。作为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负责文化工作的文职人员，由于经常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多才多艺，李敏深受学员们喜爱。许多学员毕业后依然跟她保持联系。

“这个家伙怎么漆黑漆黑的？”对方发来照片上的人，正是王飞。李敏哑然失笑，这可与她心目中期待的白马王子相去甚远。

“照片里的雪域高原倒是挺壮观的，但我对照片里的人，确实没啥感觉。”当介绍人把李敏回复的信息转发给王飞时，王飞并不沮丧。他从李敏的短短几句话里，敏锐捕捉到了一种微妙情怀：“她是不是对雪域高原感兴趣？”

要来李敏的电话号码后，王飞便给李敏打了过去。出于礼貌，性格爽朗的李敏答应见上一面。

“我是来自西藏的一名排长，之前也一直在西藏当兵。我在学院看过你主持的晚会。我想跟你当面请教，怎么针对边防军人的特点开展文化活动……”王飞的开场白，有些独特，李敏一下子就把他和照片联系到了一起。

“我没去过西藏，对边防部队也比较陌生，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李敏这番话，正中王飞“下怀”。

“这里离我当兵时经常巡逻的边防线不远，常年荒无人烟，但也是离天较近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伸出手，好像就能抓到云……”王飞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摞照片，摆在李敏的面前，一张一张为她介绍。西藏那美丽迷人的景色，很快吸引了李敏的眼球。

“这是数十年前留下的一个机枪地堡，有10多位烈士牺牲在这里。我们巡逻的时候，经常会带上一些烟、酒和哈达，来祭拜这些英雄……”一张张照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李敏领略了边疆的雄伟壮阔，感受到了边防军人爬冰卧雪的坚韧，也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军人，产生了别样情愫。

虽然只是匆匆一面，却让李敏的内心深处泛起了朵朵浪花。经过一年多的鸿雁传书，王飞用一个个生动的边防故事，打开了李敏的心扉，爱情之花悄然盛开。

（二）

时针回拨到2009年。听说位于合肥的原解放军炮兵学院正在招收有艺术特长的文职人员，已在老家山东潍坊电视台工作一年多的李敏，心里泛起层层涟漪。

父亲离开部队多年，总是念念不忘那摸爬滚打、戎马倥偬的岁月。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的李敏，对军营一直充满向往，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在军营释放和燃烧青春激情。

听说李敏准备放弃待遇丰厚的工作，到离家数百公里、人生地不熟的合肥去应聘军队文职人员，亲朋好友们善意劝阻。

“人总得有梦想，追求梦想的过程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父亲的一番话，坚定了李敏的选择。

后来，李敏如愿以偿成了该学院的一名文职人员。由于经常组织活动，高挑美丽、多才多艺的李敏，很快成为了风靡校园的“公众人物”，也引起了优秀士兵提干学员王飞的特别关注。2012年底，李敏忙完学院的晚会后，外出进修学习声乐表演。她归来时，王飞已经毕业离校，成了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一名排长。就这样，两人擦肩而过。

“对军营一往情深，论专业首屈一指，干工作风风火火，带学员不遗余力……”婚后，当王飞把自己搜集的“情报”逐一展现在李敏面前时，李敏惊喜不已。

回首往事，李敏笑着说：“我是先爱上边防，再爱上远在边防的他。”

（三）

2017年7月，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建成立。为迎接首批入学的学员，李敏投入了晚会的全面筹划和紧张排练当中，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星星点灯”。

“其实，最难熬的就是儿子出生后的那段日子，女儿又特别黏我。两个小家伙同时生病，我经常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抱着女儿，来回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回想起往事，李敏总是百感交集。

妻子的不易，让王飞心中总是满怀歉疚。

“你只管带好兵，家里一切有我。”每次和王飞通电话，李敏总是这样安慰。

那年，王飞主动请缨到海拔3600多米的哨所坚守。大雪封山的日子，断水停电是家常便饭，上山的路上车辆无法通行，所有物资只能手拿肩扛，新鲜的瓜果蔬菜成了“奢侈品”。每当想起妻子的坚韧和付出，王飞身上便有使不完的劲。边境线上的一次次枕戈待旦，雪山冰河上的一次次艰难跋涉，重大任务面前的一次次无畏冲锋，让王飞胸前多了两枚闪亮的三等功勋章。

今年春节，李敏决定到雪域高原走一回，不只是探亲，更是圆自己对雪域高原多年的向往。

本以为自己身体强健，没承想，刚下飞机，李敏就有了强烈的高原反应，晕乎了两天，才缓过劲来。

“你胆子还挺大，跟你说过多少遍，来之前要吃几天的红景天和丹参滴丸，你就是不听。”看着李敏难受的样子，王飞心里着急，忍不住责怪她。

来之前梦想的花前月下，因为王飞正在担任新兵连连长而“搁浅”。每天晚上，熄灯号响过许久，李敏才能等到王飞回来。早上，两人没说上几句话，王飞又匆匆返回连队。

“我是不是上了一趟‘假高原’？”微信朋友圈里，李敏这样调侃。

相聚时光不多，李敏并没有因此懊恼，她思虑着干点什么。

看到连队许多脸上顶着“高原红”的年轻官兵，揣有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资格证书的李敏灵机一动，向王飞提出让她来开展一场基层官兵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王飞一听，乐开了花：连队就需要李敏这样既懂心理服务，又会开展文体活动的“高手”。李敏没来之前，王飞就琢磨着请她帮帮忙。只是看到李敏上高原疲惫的样子，他一直不忍心张口。

“能为边防战士做点事，尽点微薄之力，我也算不虚此行。”得到允许后，李敏开始认真整理资料。

那天，心理辅导课后，李敏饱含深情地为大家演唱了一首《边关军魂》。战士们听得入神，王飞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李敏的歌声，带着对边防军人的爱，飘向蓝天白云，洒在雪域高原，化成了一朵朵怒放在天边的格桑花……

读懂你

■王士明

疫情蔓延期间，曾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父亲都没有理发。那段时间，母亲看着我们父子俩的头发，老打趣我们都快变成“张飞”了。

有一天，父亲接到他所在部队电话：如有需要，可到连队理发室理发。父亲在电话里说明我也是一名军人，询问能否一起前去理发。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便带着我前往部队理发室。

那天，理发室里只有一名士官班长在给大家理发，排队等待理发的战士不少。

“我会理发，我来给大家理。”父亲自告奋勇。

大家纷纷投来怀疑的目光。父亲只好将目标锁定我：“儿子，过来，我先给你理。”

这是先拿自家儿子“开刀”啊！我一阵忐忑，有点不情愿地坐到椅子上。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当年在连队当指导员时，经常给战士们理发，理得那是又快又好，期间还能和他们谈谈心，唠唠家常。时间久了，其他连队的战士也会找我理发，大家有什么心事也愿意和我说……”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拿剪刀在我的头顶挥舞。不一会儿，他就给我理了一个标准的制式发型。有了我的“示范”，其他战士也开始请父亲理发。熟练的理发动作，亲切地交流，一时间，父亲仿佛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2018年，父亲即将达到最高服役年龄。他郑重向组织递交了转改文职人员的申请，成为了单位首批转改文职人员。

那天，当我在理发室见到他与战士们相处的情形时，我仿佛触碰到他内心对军营的那份不舍与眷恋，也更加理解了他此前积极支持我报考军校的初衷。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区依然没有解封的迹象。渐渐地，我在家也很难看见父亲的身影。原来，父亲看疫情严重，申请担任了小区里的疫情防控志愿者。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听见房间外传来母亲压抑的吼声：“你就不能今天不去啊？外面雪这么大。”

“不行，都不去怎么办？”

“你又不是军人了！”

“什么？当一天兵，一辈子都是军人！”父亲大声吼着，摔门而去。

那天，晚饭时间过了很久，父亲才回来。我还没走近他，就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阵阵寒气。

“爸，明天我去吧！”我对父亲说。

父亲有些惊讶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欣慰地笑了。

那些天，我手里拿着体温枪，站在小区的大门口，像一位士兵，坚守着哨位。

忙碌中，父亲给战士们理发时的神情，他那“当一天兵，一辈子都是军人”的吼声，总是时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忍不住问自己：“考入军校，穿上军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成为了和父亲一样的军人？”

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父亲仿佛就做好了做一辈子军人的准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将“军人”二字融入生命的河流，在火热的军营里磨砺，在蓬勃的青春里沉淀，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沿着父亲的足迹，我想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家事

家庭秀

暖阳/绿叶/洒落在爸爸绿色的军装/我带上积攒许久的思念/飞上他的臂膀

春风/花香/轻抚过妈妈微笑的脸庞/鸟儿在歌唱/祝福/这场期盼许久的团圆

邹文川 配文

定格 五一期间，军娃梓桐跟随妈妈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看望爸爸马玉星。近半年没见面的一家三口，在营区一角享受温馨的团聚时光。

闫鸿浩摄

镜头内外

■康智星 代江涛

美丽军嫂

在六安市广播电视台《寻找烈士后人》系列报道中，记者王娟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帮助20多位六安籍烈士后人圆了亲属“团聚梦”，帮助94岁的抗战老兵陈本春找回了原始档案，用一条条充满温度的报道，讲述大别山的红色故事。

王娟是一名军嫂。回忆起这次系列报道，她说，印象最深的是，烈士漆德武的女儿漆学恩。漆学恩现已92岁高龄，她的父亲漆德武，从金寨跟随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在转战川陕时牺牲。当时，漆学恩年纪还很小。2018年8月15日，王娟前往合肥，见到了漆学恩老人。漆学恩老人一见到王娟便激动地说：“我们一直想找，一直没什么消息，这次你们来，真的是太好了。”得知王娟要来，漆学恩老人几天前就写了张关于父亲事迹的纸条，生怕漏掉一个细节。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很难前去千里之外祭拜，王娟现场用电脑为老人播放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拍摄的视频。当老人看到墓碑上“漆德武”三个字时，眼泪夺眶而出……

为英烈寻找亲人虽然辛苦，但王娟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是她作为媒体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作为革命军人的后代，作为一名军嫂，她对那相隔久远的“团圆”，亦有着别样的感受。

巍巍大别山，悠悠淠河水。安徽省六安市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外公熏陶下，王娟从小有着一份独特的军旅情结。终于有一天，她遇到了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副营职参谋唐华军。

王娟和唐华军的初识，是在一辆大巴车上。唐华军因为给一对老夫妻让座，坐到了王娟身旁。旅途中，通过聊天，俩人的距离逐渐拉近。唐华军被王娟的知性开朗深深打动，而王娟也对善良憨厚的唐华军心生好感。分别的时候，唐华军鼓起勇气要了王娟的联系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部队生活紧张而忙碌，王娟和唐华军的恋爱就显得更加简单。虽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海誓山盟的诺言，但王娟知道，这就是自己选择的爱情，一份踏实、暖心的爱情。

结婚10年，在王娟的世界里，最贴心的三个字早已不是“我爱你”，而是“放心吧”。婚后，唐华军需要常驻部队，王娟承担起家庭的大部分琐事。一次，唐华军前往外地进行集训。晚上，儿子发高烧。整整一夜，王娟不停地用毛巾给儿子擦身体，吃退烧药。第二天，天还没亮，她抱起儿子前往医院。为了不影响唐华军集训，直到唐华军集训回来，她才告知孩子生病的事情。

平淡的日子，累，也充实。成为军嫂后，王娟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主动担任起支队各类晚会的主持工作，利用休息时间指导战士们编排文艺节目。她和战士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军营情谊。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又成了中队的“编外指导员”，战士有思想波动，她积极做思想工作，战士的家庭有了矛盾，她帮忙调解疏导……

丈夫是一名军人，而作为记者的王娟，也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为调查老年人保健品市场陷阱，王娟曾乔装暗访，跟踪报道营销内幕，让更多的老年人走出保健误区；为曝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存在的“三无产品”情况，她把新闻利刃挥向制假售假的黑色地带，最终迫使厂家无条件更换所有不合格产品，有效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她又和同事们一起跑现场，加班加点……

当王娟被问到，遇到困难时，是什么在支撑她的内心，她说：“外公是抗美援朝的老兵，我无时无刻都对军人充满敬意，这也让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作为军嫂，应该学会用阳光的心态去迎接挑战。”

图为王娟在采访报道中。 杨家政摄